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

話說黛玉直到四更將闌，方漸漸的睡去，暫且無話。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，不知何事，忙另穿戴了一番，坐車過來。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，悄悄向鳳姐兒道：「叫你來不為別的，有一件為難的事，老爺托我，我不得主意，先和你商議。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，要他在房裡，叫我和老太太討去；我想這倒是常有的事，就怕老太太不給。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？」鳳姐兒聽了，忙陪笑道：「依我說，竟別碰這個釘子去。老太太離了鴛鴦，飯也吃不下去，那裡就捨得了？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，老太太常說：老爺如今上了年紀，做什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裡？頭宗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，二則放著身子不保養，官兒也不好生做，成日和小老婆喝酒！太太聽聽，很喜歡僱們老爺麼？這會子躲還怕躲不及，這不是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嗎？太太別惱，我是不敢去的。明放著不中用，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。老爺如今上了年紀，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，太太勸勸纔是。比不得年輕，做這些事無礙。如今兄弟、姪兒、兒子、孫子一大群，還這麼鬧起來，怎麼見人呢？」邢夫人冷笑道：「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，偏僱們就使不得？我勸了也未必依。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，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，要了做屋裡人，也未必好駁回的。我叫了你來，不過商議商議，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。也有叫你去的理？自然是我說去。你倒說我不勸！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？勸不成，先和我鬧起來！」

鳳姐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，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，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。家下一應大小事務，俱由賈赦擺佈，凡出入銀錢，一經他的手，便剋扣異常。以賈赦浪費為名，須得我就中儉省，方可償補。兒女奴僕，一人不靠，一言不聽。如今又聽說如此的話，便知他又弄左性子，勸也不中用了，連忙陪笑說道：「太太這話說的極是。我能活了多大？知道什麼輕重？想來父母跟前，別說一個丫頭，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，不給老爺給誰？背地裡的話，那裡信的？——我竟是個傻子。拿著二爺說起：或有日得了不是，老爺太太恨的那樣，恨不得立刻拿來，一下子打死；及至見了面，也罷了，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。如今老太太待老爺，自然也是這麼著。依我說，老太太今兒喜歡，要討，今兒就討去。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，等太太過去了，我搭訕著走開，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，太太好和老太太說。給了，更好；不給，也沒妨礙，眾人也不能知道。」

邢夫人見他這般說，便又喜歡起來，又告訴他道：「我的主意，先不和老太太說，老太太說不給，這事就死了。我心裡想著：先悄悄的和鴛鴦說，——他雖害臊，我細細的告訴了他，他要是不言語，就妥了。那時再和老太太說。老太太雖不依，攔不住他願意。常言『人去不中留』，自然這就妥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到底是太太有智謀。這是千妥萬妥。別說是鴛鴦，憑他是誰，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，不想出頭的？放著半個主子不做，倒願意做丫頭，將來配個小子，就完了呢！」邢夫人笑道：「正是這個話了。別說鴛鴦，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，誰不願意這樣呢？你先過去，別露一點風聲，我吃了晚飯就過來。」

鳳姐兒暗想：「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氣性的丫頭，雖如此說，保不嚴他願意不願意。我先過去了，太太後過去，他要依了，便沒的話說；倘或不依，太太是多疑的人，只怕疑我走了風聲，叫他拿腔作勢的。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，羞惱變成怒，拿我出起氣來，倒沒意思。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，他依也罷，不依也罷，就疑不到我身上了。」想畢，因笑道：「纔我臨來，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鷄鴨，我吩咐他們炸了，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。我纔進大門時，見小子們抬車，說：『太太的車拔了縫，拿去收拾去了。』不知這會子坐了我的車，一齊過去倒好。」邢夫人聽了，便命人來換衣裳。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，娘兒兩個坐車過來。鳳姐兒又說道：「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，我要跟了去，老太太要問起我過來做什麼，那倒不好；不如太太先去，我脫了衣裳再來。」

邢夫人聽了有理，便自往賈母處來。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兒，便出來，假託往王夫人屋裡去。從後屋門出去，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，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，見了邢夫人，站起來。邢夫人笑道：「做什麼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便過來接他手內的針線道：「我看看你扎的花兒。」看了一看，又道：「越發好了。」遂放下針線，又渾身打量。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色綾襖，青緞掐牙坎肩兒，下面水綠裙子；蜂腰削背，鴨蛋臉，烏油頭髮，高高的鼻子，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。

鴛鴦見這般看他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心裡便覺詫異，因笑問道：「太太，這會子，不早不晚的，過來做什麼？」邢夫人使個眼色兒，跟的人退出。邢夫人便坐下，拉著鴛鴦的手，笑道：「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。」鴛鴦聽了，心中已猜著三分，不覺紅了臉，低了頭，不發一言。聽邢夫人道：「你知道，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。心裡再要買一個，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，不乾不淨，也不知道毛病兒，買了來，三日兩日，又弄鬼掉猴的。因滿府裡要挑個家生女兒，又沒個好的：不是模樣兒不好，就是性子不好；有了這個好處，沒了那個好處。——因此，常冷眼選了半年。這些女孩子裡頭，就只你是個尖兒；模樣兒，行事做人，溫柔可靠，一概是齊全的。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，收在屋裡。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的，這一進去了，就開了臉，就封你作姨娘，又體面，又尊貴。你又是個要強的人，俗語說的，『金子還是金子換』，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！你如今這一來，可遂了你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，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。跟了我回老太太去。」說著，拉了他的手就要走。

鴛鴦紅了臉，奪手不行。邢夫人知他害臊，便又說道：「這有什麼臊的？又不用你說話，只跟著我就是了。」鴛鴦只低頭不動身。邢夫人見他這般，便又說道：「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？若果然不願意，可真是個傻丫頭了！放著主子奶奶不做，倒願意做丫頭？三年兩年，不過配上個小子，還是奴才。你跟我們去，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，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，老爺待你們又好。過一年半載，生個一男半女，你就和我並肩了。家裡的人，你要使喚誰，誰還不動？現成主子不做去，錯過了機會，後悔就遲了。」

鴛鴦只管低頭，仍是不語。邢夫人又道：「你這麼個爽快人，怎麼又這樣積穩起來？有什麼不稱心的地方兒，只管說，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。」鴛鴦仍不語。邢夫人又笑道：「想必你有老子娘，你自己不肯說話，怕臊，你等他們問你呢？這也是理。等我問他們去，叫他們來問。你有話，只管告訴他們。」說畢，便往鳳姐兒屋裡來。

鳳姐兒早換了衣裳，因屋內無人，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。平兒也搖頭笑道：「據我看來，未必妥當。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，聽他那個主意，未必肯。也只說著聽罷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太太必來這屋裡商量。依了還猶可，要是不依，白討個沒趣兒，當著你們，豈不臉上不好看？你說給他們炸些鷄鴨，再有什麼配幾樣，預備吃飯。你且別處逛逛去，估量著走了，你再來。」平兒聽說，照樣傳給婆子們，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裡來。

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，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，還必定有人來問他，不如躲了這裡。因找了琥珀，道：「老太太要問我，只說我病了，沒吃早飯，往園子裡逛逛就來。」琥珀答應了，鴛鴦便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，不想正遇見平兒。平兒見無人，便笑道：「新姨娘來了？」鴛鴦聽了，便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怪道，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！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！」

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，自悔失言，便拉到楓樹底下，坐在一塊石上，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，所有的形景言詞，始末原由，都告訴了他。鴛鴦紅了臉，向平兒冷笑道：「我只想僱們好！比如襲人、琥珀、素雲、紫鵲、彩霞、玉釧、麝月、翠墨，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，死了的可人和金釧，去了的茜雪，連上你我：這□來個人，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？什麼事兒不做？這如今因都大了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，我心裡卻仍是照舊：有話有事，並不瞞你們。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，且別和二奶奶說：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，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，他三媒六證的娶我去做大老婆，我也不能去！」

平兒方欲說話，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：「好個沒臉的丫頭！虧你不怕牙疼！」二人聽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起身向山後找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襲人，笑著走出來，問：「什麼事情？也告訴告訴我。」說著，三人坐在石上。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了。襲人聽了，說道：「這話，論理不該我們說：這個大老爺，真真太下作了！略平頭正臉的，他就不能放手了。」平兒道：「你既不願意，我教你個法兒。」鴛鴦道：「什麼法兒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只和老太太說，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，大老爺就不好要了。」鴛

鴛鴦道：「什麼東西！你還說呢！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？誰知應到今兒了！」襲人笑道：「他兩個都不願意，依我說，就和老太太說，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，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。」鴛鴦又是氣，又是臊，又是急，罵道：「兩個壞蹄子！再不得好死的！人家有為難的事，拿著你們當做正經人，告訴你們，與我排解排解，饒不管，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！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，將來都是做姨娘的！據我看來，天底下的事，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。你們且收著些兒罷，別忒樂過了頭兒！」

二人見他急了，忙陪笑道：「好姐姐！別多心！僂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，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。你的主意，告訴我們知道，也好放心。」鴛鴦道：「什麼主意！我只不去就完了！」平兒搖頭道：「你不去，未必得干休。大老爺的性子，你是知道的。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，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，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？也要出去的。那時落了他的手，倒不好了。」鴛鴦冷笑道：「老太太在一日，我一日不離這裡；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，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。沒個娘纔死了，他先弄小老婆的！等過了三年，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？那時再說。縱到了至急為難，我剪了頭髮，做姑子去！不然，還有一死！一輩子不嫁男人，又怎麼樣？樂得乾淨呢！」平兒襲人笑道：「真個這蹄子沒了臉，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！」鴛鴦道：「已經這麼著，臊會子怎麼樣？你們不信，只管看著就是了！太太纔說了，找我老子娘去。我看他南京找去！」平兒道：「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，沒上來，終久也尋的著；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。——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，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。」鴛鴦道：「家生女兒怎麼樣？『牛不喝水強按頭』嗎？我不願意，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。襲人道：「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，一定和你嫂子說了。」鴛鴦道：「這個娼婦，專管是個『六國駝駱』的！聽了這話，他有個不奉承去的！」說話之間，已來到跟前，他嫂子笑道：「那裏沒有找到，姑娘跑了這裡來。你跟了我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平兒襲人都忙讓坐。他嫂子只說：「姑娘們請坐。找我們姑娘說句話。」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，笑說：「什麼話？這麼忙！我們這裡猜謎兒呢，等猜了再去罷。」鴛鴦道：「什麼話？你說罷。」他嫂子笑道：「你跟我來，到那裡告訴你，橫豎有好話兒。」鴛鴦道：「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？」他嫂子笑道：「姑娘既知道，還奈何我？快來！我細細的告訴你。可是天大的喜事！」

鴛鴦聽說，立起身來，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，指著罵道：「你快夾著你那臭嘴，離了這裡，好多著呢！什麼好話？又是什麼喜事？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！看的眼熟了，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！我若得臉呢，你們外頭橫行霸道，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爺；我要不得臉，敗了時，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，生死由我去！」一面罵，一面哭。平兒襲人攔著勸他。

他嫂子臉上下不來，因說道：「願意不願意，你也好說，犯不著拉三扯四的。俗語說的好：『當著矮人，別說矮話。』姑娘罵我，我不敢還言；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，小老婆長，小老婆短，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？」襲人平兒忙道：「你倒別說這話。他也並不是說我們，你倒別拉三扯四的。你聽見那位太太、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？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，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！他罵的人，自由他罵去，我們犯不著多心！」鴛鴦道：「他見我罵了他，他臊了，沒的蓋臉，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！幸虧你們兩個明白！原是我急了，也沒分別出來，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！」他嫂子自覺沒趣，賭氣去了。

鴛鴦氣的還罵，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。平兒因問襲人道：「你在那裡藏著做什麼？我們竟沒有看見你。」襲人道：「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了。誰知遲了一步，說是家去了，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？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，又遇見他的人，說也沒去。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，可巧你從那裡來了。我一閃，你也沒有見。後來他又來了，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。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又聽身後笑道：「四個眼睛沒見你，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！」三人嚇了一跳，回身一看，你道是誰？卻是寶玉。襲人先笑道：「叫我好找！你在那裡來著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打四妹妹那裡出來，迎頭看見你走了來，我想來必是找我去的，我就藏起來了，哄你。看你揚著頭過去了，進了院子，又出來了，逢人就問，我在那裡好笑。等著你到了跟前，嚇你一跳。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，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。我探頭兒往前看了一看，卻是他們兩個，我就繞到你身後頭。你出去，我也躲在你躲的那裡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僂們再往後找找去罷。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，也未可知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可再沒有了。」

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，只伏在石頭上裝睡。寶玉推他笑道：「這石頭上冷，僂們回屋裡去睡，豈不好？」說著，拉起鴛鴦來，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，和襲人都勸鴛鴦走，鴛鴦方立起身來。四人竟往怡紅院來。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，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，只默默的歪在床上，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。

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。鳳姐因說：「他爹的名字叫金彩，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，不大上來。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，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。」

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婦來細細說給他。那媳婦自是喜歡，興興頭頭去找鴛鴦，指望一說必妥；不想披鴛鴦搶白了一頓，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，羞惱回來，便對邢夫人說：「不中用。他罵了我一場。」因鳳姐兒在旁，不敢提平兒，說：「襲人也幫著搶白我，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，回不得主子的。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。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，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。」邢夫人聽了，說道：「又與襲人什麼相干？他們如何知道呢？」又問：「還有誰在跟前？」金家的道：「還有平姑娘。」鳳姐兒忙道：「你不該拿嘴巴子把他打回來？我一出了門，他就逛去了；回家來，連個影兒也摸不著他！他必定也幫著說什麼來著？」金家的道：「平姑娘倒沒在跟前，遠遠的看著，倒像是他，——可也不真切，不過是我白付度著。」

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，「告訴我家來了，太太也在這裡，叫他快著來。」豐兒忙上來回道：「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，請了三四次，他纔去了；奶奶一進門，我就叫他去的。林姑娘說：『告訴奶奶：我煩他有事呢。』」鳳姐兒聽了方罷，故意的還說：「天天『煩他』！有什麼事情？」

邢夫人無計，吃了飯回家，晚上告訴了賈赦。賈赦想了一想，即刻叫賈璉來，說：「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，不止一家，即刻叫上金彩來。」賈璉回道：「上次南京信來，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，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，不知如今是死是活；即便活著，人事不知，叫來無用。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。」賈赦聽了，喝了一聲，又罵：「混賬！沒天理的囚攘的！偏你這麼知道！還不離了我這裡！」唬的賈璉退出。一時又叫傳金文翔。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，又不敢家去，又不敢見他父親，只得聽著。

一時，金文翔來了，小兒們直帶人二門裡去，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，纔出來去了。賈璉暫且不敢打聽，隔了一會，又打聽賈赦睡了，方纔過來。至晚間，鳳姐兒告訴他，方纔明白。

且說鴛鴦一夜沒睡，至次日，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，賈母允了，叫他家去。鴛鴦意欲不去，只怕賈母疑心，只得勉強出來。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給他，又許他怎麼體面，又怎麼當家做姨娘。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。他哥哥無法，少不得回去回覆賈赦。賈赦惱起來，因說道：「我說給你，叫你女人和他說去，就說我的話：自古『嫦娥愛少年』，他必定嫌我老了，大約他戀著少爺們！多半是看上了寶玉，——只怕也有賈璉。若有此心，叫他早早歇了！我要他不來，以後誰敢收他？這是一件。第二件：想著老太太疼他，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。叫他細想：憑他嫁到了誰家，也難出我的手心！除非他死了，或是終身不嫁男人，我就服了他！要不然時，叫他趁早回心轉意，有多少好處！」賈赦說了句，金文翔應一聲「是」。賈赦道：「你別哄我！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。你們說了，他不依，便沒你們的不是；若問他，他再依了，仔細你們的腦袋！」

金文翔忙應了又應，退出回家，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，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。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，想了一想，便說道：「我便願意去，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。」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，都喜之不盡。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。

可巧王夫人、薛姨媽、李紈、鳳姐兒、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，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。鴛鴦看見，忙拉

了他嫂子，到賈母跟前跪下，一面哭一面說，把邢夫人怎麼來說，園子裡他嫂子怎麼說，今兒他哥哥又怎麼說：「因為不依，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著寶玉，不然，要等著往外聘，憑我到天上，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，終久要報仇！我是橫了心的！當著眾人在這裡，我這一輩子，別說是寶玉，就是寶金，寶銀，寶天王，寶皇帝，一一橫豎不嫁人就完了！就是老太太逼著我，一刀子抹死了，也不能從命！伏侍老太太歸了西，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，或是尋死，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！一一要說我不是真心，暫且拿話支吾，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？嗓子裡頭長疔！」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，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，一面說著，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。眾婆子丫鬟看見，忙來拉住，已剪下半絡來了。眾人看時，幸而他的頭髮極多，鉸的不透，連忙替他挽上。

賈母聽了，氣的渾身打戰，口內只說：「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，他們還要來算計！」因見王夫人在旁，便向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！外頭孝順，暗地裡盤算我！有好東西也來要，有好人也來要，剩了這個毛丫頭，見我待他好了，你們自然氣不過，弄開了他，好擺弄我！」

王夫人忙站起來，不敢還一言。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，反不好勸的了；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，早帶了姊妹們出去；探春有心的人，想王夫人雖有委屈，如何敢辯？薛姨媽現是親妹妹，自然也不好辯；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；李紈、鳳姐、寶玉一發不敢辯；這正用著女孩兒之時。迎春老實，惜春小，因此，窗外聽了一聽，便走進來，陪笑向賈母道：「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？老太太想一想，也有大伯子的事，小嬸子如何知道？」

話未說完，賈母笑道：「可是我老糊塗了！姨太太別笑話我！你這個姐姐，他極孝順，不像我們那大太太，一味怕老爺，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。可是我委屈了他！」薛姨媽只答應「是」，又說：「老太太偏心，多疼小兒子媳婦，也是有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不偏心。」因又說：「寶玉，我錯怪了你娘，你怎麼也不提我，看著你娘受委屈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偏著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？通共一個不是，我母親要不認，卻推誰去？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，老太太又不信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也有理。你快給你娘跪下，你說：太太別委屈了，老太太有年紀了，看著寶玉罷。」寶玉聽了，忙走過來，便跪下要說。王夫人忙笑著，拉起他來，說：「快起來！斷乎使不得！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？」寶玉聽說，忙站起來。

賈母又笑道：「鳳姐兒也不提我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，老太太倒尋上我了。」賈母聽了，和眾人都笑道：「這可奇了，倒要聽聽這個不是。」鳳姐道：「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？調理的水蔥兒似的，怎麼怨得人要？我幸虧是孫子媳婦；我若是孫子，我早要了，還等到這會子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倒是我的不是了？」鳳姐笑道：「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麼著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帶了去罷。」鳳姐兒道：「等著修了這輩子，來生託生男人，我再要罷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帶了去，給璉兒放在屋裡，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！」鳳姐兒道：「璉兒不配，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『燒糊了的餅子』和他混罷咧。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了。

丫頭回說：「大太太來了。」王夫人忙迎出去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